

冊十六

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撰者 清 陳森 撰
 卷 冊十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編號 D8664900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絕豔

京師演戲之盛。甲于天下。地當尺五天邊。處處歌臺舞榭。

人在大千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繁華。描不

盡的態。一時聞聞見見。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無。

人于情之所有。遂以遊戲之筆。摹寫遊戲之人。而游

戲。最難得者。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與幾箇潔身自

彩色畫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品花寶鑑

第一回

11/1
27

0 1 2 3 4 5 6 7 8 9 5

双紅堂
小説
62(16)

科2982
(16)

品花寶鑑

第四十六回

眾英才分題聯集錦

老名士製扇筆生花

話說屈道翁搬過怡園來。與琴仙就在海棠春圃住。下次賢挪向梨花院與海棠圃相近。道翁即有一番教道。琴仙從前念過的書。一面溫理。一面與他講究些詩詞文藝。習學楷書。可喜琴仙天姿穎悟。過目成誦。而且銳志攻書。把從前的憂悶。倒也撇開。一連幾日。道翁見其聰明可學也。

小廣品
風賦卷一

古今圖書集成

甚歡喜。子雲更爲得意。吩咐園內家人。都稱爲屈大爺。約有半月以來。琴仙的文理已通了好些。字也寫好了。對對做詩也通順了。父子之間十分親愛。竟是親生的一樣。那些相公們到園來。倒不好與他盤桓。到門口略一探望。琴仙也不肯曠功。足不出戶。道翁倒有時體貼他。叫他也到各處逛逛。可以開放心胸。琴仙雖答應了。也不出去。不是寫字。就是看書。把箇蕭灑慣的屈道翁。反被他拘住。要時常的釋疑問難起來。一日想起子雲託做怡園序。便作了

半日。又修飾了一會。自己送與子雲。次賢看了。請他斟酌。次賢道。妙極了。就使徐庾復生。也不能塗改一字。子雲道。是石刻好呢。還是木刻好呢。道翁道。論長久自然是石刻。前日見金吉甫相熟的。那箇季十矮子。刻工尙好。不過價值大些。然此是市井的常理。你莫若我吉甫將他薦來。一刻是極妙的。不是說要刻在含萬樓屏風上。卻也好看。次賢稱善。子雲卽叫書童。找出了八張大宣紙。照著屏風大小裁好了。送到海棠春圃。請道翁親筆自書。此時春航南

品花寶鑑 第一卷 二
湘場事已畢。子雲定了二十八日。請諸名士遊園。以辰初
畢集。是日不設筵宴。恐悞了遊興。止於幾處。備了小酌茶
點。凡近水者坐船。離水遠者步行。須以一日之內遊盡。王
鬍子住了兩日回寓。將圖書集成裝了五大車。送進怡園。
子雲只得收了。就放在含萬樓上。也就擺滿了五間大樓。
諸名士於二十八日早上陸續皆到。是日子玉春航南湘
仲清文澤王恂。共是六位。惟吉甫因感冒未到。園內屈氏
父子。與次賢主人四位。都在含萬樓下坐了。道翁道。這箇

含萬樓。是本易經含萬物而化光句。摘下。因為園中的主
樓。故取此名。但就本意。是言乾道之大。此名似乎不甚相
宜。度香以為何如。我見樓上現供著賜書。何不就改為賜
書樓。未知可否。子雲道。改得甚妙。就是賜書樓。還要求作
一副長聯。道翁道。老夫改了樓名。那聯句請諸名士題罷。
子雲道。諸兄自有分題。這第一聯。還求道翁先生賜題。就
是諸弟兄也不肯相僭的。道翁又讓了一會。叫琴仙捧過
筆硯來。題了一副長聯。諸人見他寫出。看是

文苑賜英華。數玉笈金編。正學十三經。旁通廿二子。

詞場開鼓吹。看筆歌墨舞。縱橫一萬里。上下五千年。

題罷哈哈大笑道。老夫拙句不文。諸兄休得見笑。衆名士

看了箇箇首肯心服。子雲讓大衆進了承蔭堂。崇墉魏煥。

局面堂皇。院子內有座戲臺。槐陰布綠。棟宇生輝。道翁與

諸各士看了那些匾對。說道。這堂名很好。不用換東西楹

要添副長聯。就請靜宜大筆罷。次賢道。這些聯額原是弟

當日胡亂寫成的。這承蔭堂與賜書樓皆是正屋。還求吾

兄老手一題。纔稱恐我們終是柔筋脆骨。撐不住這箇大

局面。況所添的地方尚多。大約有二十餘處。再等我與諸

位分擬罷。道翁道。不是這麼說。我雖與諸位兄台相敘了

幾次。尚未瞻仰珠玉。今日正可窺豹。若盡要老夫題咏。倒

將諸位的錦繡埋沒了。衆名士謙道。此處實不敢妄擬。其

餘各擬幾句呈政。琴仙又捧了筆硯過來。道翁道。你學了

幾天字了。我念你寫。不要寫別字纔好。諸兄看看可長進

些麼。遂口占一聯。琴仙寫了。箇箇的端楷。諸名士看是

佳氣近蓬萊。欣玉燭時和。金甌業盛。

晴光開闔苑。咏珠簾雨捲。畫棟雲飛。

又集六朝文語。成了一副八言的。也念與琴仙寫出是。

風草月松。緣庭綺合。

日華雲實。旁沼星羅。

諸名士惟有痛贊。再看琴仙的字。已是美女簪花。秀潤如水。更爲欣喜。道翁道。對面戲臺。雖有聯匾。那塊太和之育。可以不換。簷前那塊是要換的。柱上的七字聯。應改八字。

的。請庾香世兄一題。老夫藉觀珠玉。子玉尙要推遜衆人。擠定了。卻也不慌不忙。想了半刻工夫。提起筆來寫了。說道。小姪荒疏。未敢妄作。也集箇成語。尙求老先生斧正。道翁與諸名士看時。匾是畫堂秋拍四字。聯句也是集六朝文上的。是。

輕扇初開。長眉始畫。

鳴瑟向趙。吹簫入秦。

道翁贊道。我說庾香世兄。定是不凡的。果然果然。子雲及

品木寶金
衆名士也贊了好。子雲就讓進內。出了承蔭堂。後是牡丹香國。四圍短短花牆。圍了有兩三畝大的一塊地。內中花石亭臺。位置無一不佳。倒像獨成一箇園林景象。徑用小白石砌成。曲曲折折。有數十條。護以短欄。滿園盡是牡丹花。有在石臺上的。有在平地上的。高高下下。足有千萬朵。開得正盛。五色繽紛。令人目眩意亂。諸名士也賞玩不盡。然到此亦不能不稍爲遊憩。各尋石徑花臺小亭曲檻處。小憩了一會。來到正屋。是七間裏面。又間著些洞房綺戶。

再到後一進。長廊繚曲。屈成橫波。卻種滿芍藥花。此時未開。道翁道。這牡丹香國繁華已極。可改名爲寶香堂。後一進。題爲護香廊。這寶香堂須添一副對子。請湘帆兄罷。春航要遜。諸人不依。祇得遵了。想了一聯寫出是。

五雲書鑿金銀字

百寶欄開富貴花

道翁看了贊道。真好富麗。卻稱這寶香堂。衆人也附和了幾聲。次賢道。我們還是從東去呢。還是從西去呢。子雲道。

從西到東路長。還是從東轉西可以坐船。路卻順些。便領衆人出了護香廊後的圍牆。只見一帶石坡。層層的叢蘭。翠篠芳馨襲人。從石磴上行到了山北。也是一樣的蘭竹。那帶山向西北去的。卻是土岡。由高而低。望東南去的。卻是層巒蒼翠。山下一帶清溪。溪外盡是竹樹。依山臨水間。有一所院宇。石壁上刻了蘭徑兩箇大字。道翁與衆人進了屋子。見是一間兩間。三間五間的。不一。有好幾處。滿目盡是碧杜紅蘭。翠苔綠蘚。甚爲幽雅。道翁道。此處甚佳。一洗寶香堂繁華之氣。不可不題。因題爲風露清吟館。對仲清道。劍潭兄。試題一聯。仲清不能推辭。此處也合他的雅趣。卽題道。

二分水醮三分竹。

一面山栽兩面花。

道翁贊道。好極了。卻移不到別處去。仲清笑道。有先生的珠玉在前。我等實難附尾。不過聊以塞責而已。文澤道。此處我竟沒有來遊玩過。王恂道。我也沒有。到護香廊就住。

了南湘道。我去年看菊花。是從這裏走過。倒遊了一遊。子雲引道。過了一座木橋。從竹林走出。是片空地。有幾間敞廳。立著鵲棚。旁邊還有一條馬路。望東北上。編些竹籬。高矮矮。護著幾處屋宇。同到了裏頭。內中擺設俱極雅淡。署名曰菊畦。後面是箇大蕩。蕩邊樹木茂密。再後頭就是圍牆了。道翁道。此處可改做黃香東圃。添副小對子罷。遂念道。

春秋多佳日。

風雨近重陽。

子雲引了從菊畦東手走出一帶桑林。前面是溪河攔住。便叫家童去撐了兩箇船來。家童沿著河堤轉過山嘴。不多一刻。見兩箇小艇撐了過來。衆人下了船。一並的慢慢撐去。繞過了一箇石磯。見一邊是山。一邊是樹。到了一處。繫好了船。上岸祇見蒼松夾道。古柏成盤。從松林裏進了一所莊院。也有二十餘間。最後一進。已在山頂。見有一株古松。如蚪龍盤雲一般。中間設一張禪牀。前面一箇丹鼎。

署名爲松龕外有一箇鶴欄見有兩隻白鶴雪羽皚皚的甚是可愛道翁道松龕可改名爲松鶴丹房竹君可題一聯南湘也集了六朝文念道

逸翮獨翔孤風絕侶

真花暫落畫樹長春

道翁贊了好翻山過去從一條石徑走下望南一百餘步便是梅嶼了密葉繁陰子多於豆同進了屋內衆人已走了許多路也要歇歇了子雲卽分咐擺飯上來略喝了幾

杯酒便喫了飯喝了茶道翁問道這箇園共有幾里我們今日也走了好半天還不到三分之一子雲道周圍原有五里山占了一分水占了两分樹木占了一分空隙處又占了一分於房屋原祇得二十幾處除了門房馬棚廚房等類算起來共有四百零八間其實也不算很大若要擴充出去也還可以道翁道殼了太大了太覺空曠你這箇園好在不散處處精神團聚一處有一處的結構真是好手筆大約你與靜宜也費盡了心次賢道可不是那時你

又不在京裏。你若在此。便好商量。必定還要添出許多好處來。道翁道。已經好極了。設使我起出稿來。還未必能如此。子雲道。有幾處靜宜也改了好幾回。纔成的。子玉道。這梅嶼兩字。只好刻在山上。在房屋裏。這嶼字似乎要改纔好。道翁道。就請教換箇名字。子玉道。還請道翁先生改罷。仲清道。你若想著了好的。就說也不妨。道翁道。正是就我換得不妥也。也要請教大家商量的。子玉道。改做古香林屋罷。道翁道。妙妙。這箇古香林屋。實在改得妙。就請題一聯。以成全璧。子玉要取筆寫時。琴仙道。我代寫。你念來。子玉一面念。琴仙一面寫。衆人看是。

看他竹外枝斜。恰稱翠袖生寒。縞衣純素。

伴我夜闌人靜。正值瑤琴一曲。玉笛三終。

道翁大贊道。仙骨珊珊。非喫烟火食所能道。拜服拜服。子雲與衆人也都大贊。又贊琴仙的字。比先寫的更加精美。子玉看了。真是喜不自勝。琴仙見子玉題了這副好對也。覺得玉顏春暖。笑啟朱唇。仲清南湘等也替子玉喜歡大。

家走出了梅嶼。過了梅林。轉過一處。又是一箇庭院。前面兩塊英州靈石。平屋三進。後有一樓。樓上有一神龕。供設花神牌位。中間一進。署名爲紅茶仙館。兩邊都有廂房。道翁道。此處旣供設花神。索性做箇花神廟。改名爲蕊珠仙府。湘帆兄可再咏一聯。春航應了。想了一想。寫了出來。衆人看是。

花雨散。繽紛嬌舞霓裳雲貼地。

風情吹旖旎。輕搖月佩步凌虛。

道翁笑道。湘帆兄的是妙才。寫得如此風流香艷。真把那花情花魂都寫出來了。春航自謙了幾句。衆人也幫著贊好。於是出了蕊珠仙府。順著兩行修竹徑。一條荔支街。又過了幾處神仙洞。望東走到了蕭次賢的梨院來。道翁道。可不必進去了。梨院可改爲臥雲香院。庸菴兄請題一聯。王恂一面想。隨著走到了海棠春圃來。子雲道。且請坐坐。喝杯茶。那邊又要用船了。都進了海棠春圃。坐下。道翁道。海棠爲花中艷品。還有那些紫白丁香。襯貼他。更覺香色。

兼備須好好起他箇名字纔好。卽笑對琴仙道。我看你於那些詩詞上也還明白。我今日當著人考你一考。你能起這箇名字麼。琴仙聽了。紅起臉來。答應不出。子雲道。狠能狠能。你快想來。如不甚好。也沒有人笑你的。琴仙道。有倒有一箇。祇怕不好用。道翁道。你且說來。琴仙道。春風沉醉軒。不知用得用不得。子雲拍手贊好。子玉等同聲說道。果然真好。這沉醉二字用得入神入妙。道翁也點點頭道。也難爲他。又道。你還能作一副對子麼。琴仙正要回言。王恂已寫了臥雲香院的對子出來。看是。

夢到香雲生屋角。

笑看新月上牆腰。

道翁與衆人也著實贊賞了。琴仙道。這箇春風沉醉軒。是昨日偶然想著的。對子只有上聯。沒有想得出下聯。道翁道。你且將上聯寫出來看看。不好就不用他。如可以用得。請一位替你對成了也好。琴仙就將上聯寫了出來。衆人看是。

一曲惜餘芳。嬌比玉顏時醒醉。

衆人大贊。把箇琴仙贊得不好意思起來。仲清道。可惜沒有下聯。子玉將這句不住的吟哦。次賢道。這下聯非庾香續成不可。道翁道。果然就煩庾香點鐵成金罷。子玉欣然提起筆來寫道。

千金買良夜。好酬春色正溫柔。

道翁大贊道。此與湘帆兄一樣手筆。今日看諸兄題的聯句。正是一人一樣性靈。原不能強合的。就是前舟還沒有

題過。大家喝了一會茶。子雲命家童去駕船。那邊池水寬闊。撐了一箇畫船來。衆人繞到了河堤。下了船。盪出了小港。卽是箇大寬闊處。令人豁目爽心。不多一刻。到了吟秋榭。子雲請衆客進了榭。道翁尙未遊過。把這三層水榭遊了一轉。老年人也乏了。就在中間一層坐了。子雲道。小酌幾杯。此處已預備了。於是衆家人上來。在各人面前擺了箇攢盒。斟了杯酒。道翁飲了數杯。倚闌眺遠。見旁有條條小港。疊疊崇山。前有綠柳低垂。紅橋斜跨。山上有泉。翻銀

滾雪屋邊皆樹。雲護烟籠。贊道。我看園中以此處爲第一。這榭名也好。就每層一副對子。前舟題第一層。竹君題第二層。劍潭題第三層。必皆有驚人好句。老夫洗耳恭聽。三人不能推讓。先看文澤的第一層是。

楚江烟水吳江雨。

卍字欄杆丁字簾。

道翁及衆人痛贊了。道翁道。這第二層最難。上有第三層。下有第一層。這要看竹君的巧思了。南湖已想了一會。頗

難著筆。仲清也在那里凝思。各要爭勝。南湖已得了。寫了出來。道題得不好。將就算他第二層罷。衆人看是。

秋色撲簾櫳。置身已覺超平等。

月光穿竹樹。放眼請登最上層。

道翁贊道。果然是第二層的聯句。移易不動。這是煞費苦心。纔得出來。劍潭的第三層如何。想另有妙意。仲清道。我的不及竹君的。切題。卽寫了出來。看是。

君如趁月來遊。雲移一鶴。

我欲乘風歸去。橋臥長虹。

南湘看了先痛贊起來。道：「劍潭此聯頗有仙氣。這斷不像第二層。也不像第一層。實在是第三層最高處。我真服了。你這種渾脫句子。道翁與諸人也齊聲痛贊。喫了些點心。又下了船。慢慢的搖。衆名士領略那水光山色。佳興增添。穿過了六曲紅橋。沿著那竹樹蒙茸。到了一處。那是停雲。敘雨軒。高下兩層。一在半山。一在山腳。甚爲幽雅。大致與吟秋榭彷彿。道翁道：「這箇名字要改。此處是第二箇勝景。著不得陳腐語。改爲練秋閣罷。衆人道：「改得狠好。」道翁道：「此處須靜宜。添一副好對子。次賢道：「恐題得不佳也。卽寫了兩句看是。」

清樽滿賞山香曲。

畫舫遙聽水調歌。

道翁與衆名士贊賞不已。子雲讓衆人下船。對次賢道：「先到了桂嶺。轉來再到縹渺亭罷。」次賢道：「自然先到桂嶺爲是。就從練秋閣旁轉入一條小港。隨著山腳。邊有三箭多。」

遠上坡見是一箇藥圃。四面圍著白石短欄。一箇亭子。從亭子進去。有幾間屋宇。內中清潔。有些藥。錙杵臼等物。一邊是豆花籬。此時卻還空著。一邊是鹿柵。有隻梅花鹿在裏面。見人來。便呦呦的叫起來。衆人也賞玩了一回。出了藥圃。是一座土嶺。見無數的桂樹。過嶺來。桂樹更加多了。內中有好幾處院落。自成一景。亭臺樓閣。備極其勝。子雲領衆都走到了。進了正屋坐下。子雲又讓客用了些茶點心。諸人一面遊賞。道翁道。此處是箇大坐落。桂嶺二字不足以盡之。改爲叢桂山房罷。子雲道。改得妙。道翁又道。你自置一聯。子雲笑道。道翁先生既要考我也。應早些命題。到臨時纔說。教我如何想得出來。構思了一刻。也集了副成語。寫將出來。衆人看是。

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道翁道。集得甚好。卽起身出了桂嶺。望北而來。只見怪石嵯峨。若飛若走。頗爲駭目。古藤如臂。香草成茵。上了山徑。

直盤旋到了山頂。有十丈多高。把園中的景致望得瞭然。看了好一會。纔一步步的拾級而下。到一箇山凹裏。亭子邊。便是縹渺亭。靠山踞石。兩翼外張。如飛的樣子。好不幽險。亭中可容三席。下面東手。就是方纔的練秋閣了。道翁道。怎麼又走回來了。看亭子裏。有副對子。是他的學生華光宿的。也還用得。便對子雲道。你於此處。何不再集一副成語。子雲道。我料著道翁還要考我。我已想就了。卽寫道。

幽岫含雲深谿蓄翠

橫籐礙路弱柳低人

道翁說好。又步下山來。沿著右邊一帶山徑。足足走了半里多路。過了好些石磴雲屏。小亭曲榭。到了一帶梧桐樹邊。前面遠遠望見賜書樓。纔從西邊一條曲徑走去。又穿過了幾處神仙洞。便是一道清溪。圍著一箇院落。門外也有幾堆小山。盡是碧桃花樹。已盛開了。遂同過了小石梁。來到桃花塢。這裏有五六處坐落。遊賞已畢。道翁道。此處改爲尋源仙墅。也須添副對子。再借重庾香一題罷。子玉

想了一會。寫出看是。

此處卽仙源。自有問字青鬢。添香紅袖。

名園爲福地。不數踏歌潭水。打槩春潮。

道翁大贊衆名士也。隨聲附和。出了尋源仙墅。又過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接著就是幾百株杏林。圍著三四層重樓。湘簾晃漾。綺戶文窗。令人應接不暇。道翁道。這箇樓名題得纔妙。無須更換。東風昨夜樓。是那一位題的。次賢道。是度香題的。對子是我做的。道翁道。好對子。朗吟了一遍。也叫琴仙寫了出來。琴仙記得是。

一夜雨廉纖。正燕子飛來。簾捲東風。北宋南唐評樂府。三分春旖旎。問杏花開未。窗閒青瑣。紅牙白紵。選詞場。於是從東風昨夜樓。後面走去。說不盡園中的景致。又到了一處。盡是些榴花艾葉。萱草紫薇等類。有幾架老藤花。開滿四處。還有些罌粟虞美人。有五六處坐落。道翁各處看了。知是小赤城。因榴花而設。又看了些對聯。自己題了一副。命琴仙寫了出來。衆人看是。

翠黛忘憂。琥珀杯斟金谷酒。

紅巾侍宴。珊瑚枕臥赤城霞。

衆人大贊。又走了出來。望北而行。右手竹梅外。望見寶香堂的東牆角。又見風露清吟館的。那一帶峭壁。迤向西北沿池走去。又到一處。見碧梧翠竹。芭蕉棕櫚。枇杷柿子。清陰滿目。爽逼衣襟。有五六塊大盤陀石。頂上盤著凌霄花。正開得茂盛。此處妙不可言。道翁與衆名士在石磴上坐了。道翁道。這裏別開生面。宜夏宜秋。坐了一會。進了屋宇。

見有迴廊。有抱廈。有平臺。有敞廳。遊歷不厭。正中廳內。見題著積翠軒。有幾副對聯。道翁道。積翠軒可改爲清涼詩境。衆名士道。這詩境二字大妙。道翁道。庾香再題一聯。何如。旣題了溫柔鄉。也不可不題清涼境。子玉聽了。頗有愧色。只得唯唯聽命。也就集了成語。衆人看是。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

狂花滿屋。落葉半牀。

道翁與衆人贊畢。過了清涼詩境。便是箇水蕩。青蒲細柳。

綠醮波光。湖邊有兩三處。茆舍竹籬。是箇稻莊。其餘隙地。盡作平疇。頗有雞犬桑麻之勝。東邊河面窄處。有箇石梁。衆人走了過去。就是先來的射圃。那邊就是菊畦了。到了稻莊。閒步了一會。又到稻莊後面。尙有無數的小房子。在那里。都是園丁花叟住的地方。還有藏花窖。藏冰窖。茶寮。酒肆。倒也有趣。那些園丁見主人同了客來。一齊躲到屋裏去了。衆人又繞到西邊。尙有些鴨欄雞埭。蟹簍漁莊。麩麥一疇。麥艾滿蕩。道翁不勝留戀。想起歸田之樂來。謂子

雲道。將來尊大人回來。這箇平泉莊。勝於古人多矣。便數今天添的對子。已有了二十二副。內中最多者是子玉與他自己。其餘也有兩副的。惟文澤王恂。只有一副。未免不公。於是煩王恂文澤。各撰一副。又改稻莊爲紅雪西莊。先是文澤念了出來。是

梅雨平添瓜蔓水。

豆花新帶稻香風。

王恂也念了兩句。是

宰相歸來遊綠野。

將軍老去隱青門。

道翁道。這兩聯都好。不分伯仲。今日這些對聯。各有所長。老夫只可拜倒轅門了。衆名士謙讓了好些話。今日這怡園。也算遊盡。祇剩了些小景致。不關緊要的地方。子雲請衆位。還到寶香堂。已是夕陽西下。朱霞半天。映著那些牡丹花。更爲絢爛。已撤了護花的幃子。子雲備了兩席。一席是道翁南湘子玉琴仙次賢。一席是仲清春航文澤王恂。

子雲正飲酒間。王蘭保金漱芳。秦琪官林春喜同來。見了卽分開坐了。談了些閒話。子雲道。今日這二十四副對子。清芬濃艷。各盡所長。但我看來。始終要推道翁先生的賜書樓承蔭堂。冠冕堂皇了。衆名士道。自然。我們倒底覺得力薄。那里能這樣大方。這是勉強不來的。道翁道。這也不然。一來相體裁衣。二來是各人的性靈。今日高超的是劍潭。沉著的是竹君。細膩風光的是庾香。風華綺麗的是湘帆。秀潤工穩的是庸菴。前舟瀟灑跌宕的是靜宜。就是度

香那兩副集句也覺得落落大方。正是各人自立一幟。無從評定甲乙。你們看這二十四副對子。好在虛字少。盡是實字多。便見得力量。若教外邊那些名宿做起來。不知要添多少虛字在裏頭。纔湊得成捏得攏呢。衆名士一齊佩服。子雲道。先生何不將那篇序文拿出來。大家看看。道翁道。我本要請教。卽叫書童到春風沉醉軒取了出來。大家爭先要看。子雲道。不用。我與靜宜是看過了。便叫書童找了兩箇針。將序文插在壁上。携燈照了。六名士看時。那四旦也同過去。看見道。

昔者署書之體。肇於白虎蒼龍。刻石之詩。昉自平泉翠篠。故蘭亭一序。春帖爭傳。柏梁數篇。華詞擅藻。況乃地嚴紫禁。雲護皇都。名著金臺。星連帝座。銅街複道。珠市通衢。龍樓映鳳閣。以生輝。玉輦隨金鑿。而同警。貂蟬貴第。大開竹木之園。駟馬高門。廣建芙蓉之府。爾乃東海巨公。南天協相。秉百蠻之節鉞。領兩浙之湖山。島嶼風清。海洋令肅。鯨氛淨而飛鯉。萬里蜃氣息而晴霞滿天。

預謀韓忠獻畫錦之堂。先廓晏大夫近市之宅。賜來水
衡之錢百萬。拓出金谷之地十弓。則有翩翩公子。弱冠
爲郎。嶽嶽清才。英年攀桂。簪裾雲集。皆四姓之門庭。翬
展風流。洵一時之俊彥。共商圖書。成此園居。鳩工庀材。
三十六月。風廊水榭。四百八間。人傑自應地靈。雲蒸亦
復霞蔚。其園也。崢嶸窈窕。突兀嶽寄。山列如屏。水滌成
帶。靈楓人柳。老化紅羊。怪石危峯。暗尊碧獸。三分竹而
二分水。五步閣而十步樓。橫塘曲檻。盡草木之扶疏。青

瑣綠墀。極房櫳之繁盛。聽鷓有館。鬥鴨成陂。馳馬毬場。
設鷓射圃。春風一來。則繁花如繡。夕陽欲下。則好鳥咸
啼。流泉數金石之聲。巖岫染黛眉之色。則有雲間詞客。
鄴下才人。落唾生珠。清詞霏玉。迴紫瀾於大海。騎彩鳳
於神山。琉璃研匣。置鴿眼之端溪。翡翠筆牀。臥鼠鬚之
湘管。朱盤展而華月倒行。寶鼎噴而祥烟成蓋。夜吟不
已。宵露珠圓。曉寐未遑。朝陽金燦。竹樓花浦。時來不速
之賓。殘雪斷霞。絕少離羣之感。論古則源探星海。辨才

則河下龍門風雲壯而五緯經天。月露新而七星貫手。洵乎豪矣。不亦壯哉。於是南都石黛。妙選歌臺。北地胭脂。齊來舞榭。驚鴻飛燕。飄冶袖之雙雙。鹿錦鳳綾。結霓裳之隊隊。聯步於廣寒之闕。玉宇無塵。迴眸於洛浦之濱。秋波屢轉。唾花飛而香留三日。歌珠串而鶯囀一林。何論蛾眉螭首。穠誇桃李之顏。翠羽金梁。盛侈鈿鈿之飾也。而議者謂玩物喪志。節欲保身。腥醜之味腐腸。窈窕之姝伐性。是以寇公居處。地乏樓臺。羊子清貧。衣惟布帛。上卿猶豚豕難拚豆。丞相亦門不容車。卽爲清德之是徵。高風之足尙。豈知屏列歌姬。不失汾陽之業。庭羅絲竹。愈形謝傅之賢。陶士行有僮僕千人。于襄陽稱饋遺十萬。金花銀燭。羊公愛客之心。醇酒婦人。信陵自豪之致。況本門高王謝。佩愛羅囊。姓擬金張。衛森畫戟。自有甘臨之象。何須苦節之占。宜乎視金銀爲土芥。輕珠玉如泥沙。且超脫者爲才子之情。豪縱者尤少年之氣。陽春烟景。大塊文章。馳電難追。逝川誰挽。苟不及時以

行樂殊爲拘執而鮮通。更逢櫻桃爲鄭國之尤。芍藥以揚州爲盛。故琵琶箏笛游楚常以隨身。月觀琴臺徐湛因之宴客。龍華會上聚青真玉女之仙。下跡山前誌赤烏美人之地。千燈張而銀河落於樹杪。重簾捲而珠彩生於棟間。華鬢忉利之天。原許神仙遊戲。流水天桃之際。豈無花草迷人。多見者識廣博覽者心宏。若云尹文子之身宜布衣。公孫宏之餐廳脫粟。清風明月買不因錢。掃雪烹茶貧而能樂。是猶舍江湖之大而濯蹄涔。忘華岳之高而驚培塿也。僕衰年作吏。憔悴風塵。壯歲束書。羈棲賓客。然而覽洞庭彭蠡之勝。瞻南衡東岱之崇。登吹臺而揖高岑。入戎幕而抗范陸。擁裘雪塞。走馬蘭臺。庾子山蕭瑟生平。江關已暮。杜少陵漂搖風雨。草舍無存。今也駑駘猶戀鹽車。歸田何日。社燕暫尋朱戶。勝地重逢。會珠敦玉。筇之場作聯袂。題襟之集。嗚呼。蓬心將死。經零雨而重蘇。桐尾已焦。遇賞音而猶響。結交以道。文字爲緣。他年事業勛猷。相門出相。此日池臺花鳥。

仙境求仙。若謂歌梓澤之芳園。言興珠翠序玉臺之新
咏。書鑿金銀。則僕才盡江淹賦。輸王粲。願投梭而看織。
錦。請捧研以俟生花。

當下衆名士看了。正是游夏不能贊一詞。惟有拜倒而已。
道翁自謙一番。又道可惜今日吉甫未來。又少了許多名
作。明日想他也就大好了。請他來看了。斟酌斟酌再刻。諸
名士皆以爲然。直飲到三更。方纔盡歡而散。不知後事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腎

潘其觀忍辱醫醫

話說諸名士。那日在治園分題了些對子。經道翁一番賞
識。俱極欣喜。後又看了那篇序文。真是五體投地。不能不
服。就是南湘春航是最不輕易服人的。此時也是真心拜
倒。明日子雲又請金吉甫到園。將那些聯額看了。吉甫亦
甚佩服。請道翁用真行字寫了十六扇屏風。吉甫薦的季

十矮子。在園中刻起來。到了四月十一日。春航南湘報中進士。南湘中了二十一名。春航中了三十四名。兩人不消說。都歡喜。把箇蕙芳蘭保也樂得說不出來。南湘此番在京。借住在文澤處。因去年乃翁赴任時。將住宅賣去。蕙芳因春航在文澤處。雖彼此相安。但他出進。雖沒人說話。也常要到門房走走。因此覺得不甚便當。又見南湘也中了。想他們二人的才學。是必入館選的。卽與春航南湘商量。何不合租一所房子。他二人也甚願意。就託蕙芳留心。蕙

芳又託人問了幾處。皆不合意。一日來到子雲處。說及此事。子雲道。何不到我園中來。也熱鬧些。且道翁已選了南昌府通判。不日就要赴任。玉儂是要同去的了。你們搬進來。不好麼。蕙芳道。我是不搬進來。子雲道。你也搬進來。蕙芳道。我要搬進來。還要等一兩箇月。此時還不能呢。子雲道。桂嶺那邊叢桂山房。就有三十幾間屋子。竹君湘帆二人。狠設住了。你去對他們講。說我說的。不必另覓。將來如有家眷來了。再找不遲。我明日揀箇日子去請他就是了。

蕙芳應了。又到次賢琴仙處談了一會。琴仙知道不日就要出京。回念舊時朋友相好一場。出京之後不知何年再敘。甚覺繾綣。留蕙芳坐了半天。談了好些話。蕙芳道：你要出京。我們自然要送行的。但你令尊在家拘拘束束不甚暢快。須到外邊去纔好。琴仙也應了。蕙芳談了許久。方纔辭出。見了春航南湘文澤均。將此話說明。度香要請他們二人過去。春航道：竹君可以去。我這幾日就想接家母與內人來。房子終要我的。省得挪來挪去。南湘道：我也看去。

不去也在兩可。春航明日面辭了子雲。說要接家眷來京。子雲也不好相強。蕙芳也找著一所房子甚是合式。就在鳴珂坊與子玉相近。又替春航備了車馬。新收了幾箇管家。那趕車的就是周小三。進來後又薦他小舅子許老三。改名許貴。做了跟班。局面一變。暫且按下。且說那奚十一病好之後。已養了一月有餘。此時性子減了好些。身體瘦了好些。烟癮又大了好些。但奚十一這箇孽障。雖經了這番痛苦。就應該痛改前非。保身節欲。誰知他身體一健。仍

舊不安本分。況且內有菊花。外有巴英官。這兩重前後門。是封鎖不來的。未免也要應酬應酬。無奈那厥物甚不妥當。不動作時倒也不覺怎樣。此時原只剩了半截。沒頭沒腦。頗不壯觀。到動興時內中有一條筋脹得生疼。要勉強應酬幾下。也是不能的。把箇菊花心內急得無法。唯有暗中流淚。奚十一也覺抱愧。自己一想今年纔得三十歲。怎好就是這樣。若在家鄉倒還能想箇修治法子。這裏只怕未必有這箇能手。把他移椽換柱起來。一日要到宏濟寺去謝唐和尚。封了五十兩銀子。叫英官拿了。到了寺門口。見間壁開了箇飯庄子。挂著招牌寫著安吉堂。奚十一也不理會。到寺中見了得月。有些恨上心來。把他肩上狠狠的擗了一把。得月嚷道。做什麼使勁的擗我。奚十一笑道。你害得我好苦。病了一箇多月不算。把那子孫椿也鋸掉了半截。教我做了箇廢人。我好不恨你。得月把眼狠狠的瞅了他一下。冷笑了一聲道。你不知那裏沾了來。倒來冤我。我好好兒的有什麼。你只要看我的師父。說到此住了。

口。奚十一坐了。拉他在身邊問道。你師父那裏去了。得月道。在間壁庄子上。方纔有箇楊八爺請他去說話。就回來的。奚十一又與得月頑笑一會。再問聘才也不在家。只見唐和尚醉醺醺的回來。見了奚十一。滿面春風的道。恭喜。恭喜。如今是大好了。奚十一笑道。多謝多謝。還虧了你。雖然如今做了歪頸子的老短。倒底還留得一半。若用了那人的藥。定然弄到斬草除根淨了身了。我也沒有什麼謝你。這一點東西算還你的藥本罷。說罷作了一箇揖。從英官手裏接過來。雙手送上。唐和尚連忙的推辭道。這如何使得。咱們弟兄怎樣的交情。你竟把我當作外人看待。送起謝儀來。快請收回。奚十一道。你莫非嫌少麼。唐和尚連忙陪笑道。豈有此理。雙手只管推來。奚十一道。唐大哥你不用這樣。咱們交情原不在這上頭。但你那八寶丹是箇貴重丹藥。也花了錢纔配成。不是幾箇錢買來的。如今你不收。倒使我爲難了。唐和尚還要推辭。奚十一決要他收。只得收了。二人講了一會話。唐和尚道。你如今想已不忌

口了。我這箇庄子有幾樣菜頗好。今日嚐嚐新。奚十一道。這箇庄子是誰開的。開有幾天了。唐和尚道。這所房子是我寺裏的。前年師兄租與一家住了。弔死了兩箇人。那家就搬了出去。已後常常的鬧鬼。所以間空了一年。前月春陽館的黃掌櫃的來看這屋子好開。庄子與我搭伙計。我出了四千吊錢。纔開了三天。有箇厨子會做幾樣菜。一樣燒鴨子。已是壓倒通京城的了。還有一樣生炒翅子。是人家用不來的。靠你能的福。這幾天倒也擁擠不開。城裏頭有幾位相好也趕出來。卻還有一樣比別處好。後頭一重門開通。就是魏大爺的住房前一層。有相好的。如果酒後要吹兩口。可以到我這裏來。就那邊也另有兩箇密室。要相公媳婦都可以叫得。從我這邊進去。是沒有人知道的。比運河旁邊那箇右僧廟。一切更覺方便。又覺嚴緊。你說好不好。若奚十一從前聽了。不知怎樣高興。無奈如今大非昔比。眼前不見。耳中不聞。倒還好些。若聽了那些話。見了那些人。心中一動。底下那腦袋就像要伸出來。這條筋

偏又拳縮伸不直。好不難受。因此不敢動心。他也不怕人笑他。就將這箇苦楚說給唐和尚聽。聽得唐和尚大笑不止。說道。你拚得再病一箇月。我替你治好他。奚十一道怎樣治。和尚笑道。我將些爛藥把那條筋爛掉了。省得他要痛。豈不好麼。奚十一道。不好。適或一齊爛完了。怎樣呢。難道還長得出來。我們廣東倒有箇接樹法子。用海狗腎接他。不知京裏有會的沒有。唐和尚拍手笑道。巧極巧極。怎麼沒有。方纔一箇楊八爺叫梅窗。一箇張師爺叫笑梅。是魏大爺的相好。常到這裏來。我也與他相好。他們二人在間壁喫飯。我送烟過去。與他們講了半天。那張笑梅有箇親戚是蘇州人。專門行這一道。替人配眼珠子。配鼻子。配牙。這卻都是假的。惟有接那樣東西。說先上了麻藥。將他一劈四瓣。把狗腎嵌進。用藥敷好。再將藥線纏好。一月之後。平復如初。這狗腎是要狗連的時候。一刀砍死兩箇。從母狗陰裏取出來的。纔有用呢。不是什麼海狗腎。而且聽得說人是不疼不痒的。這人叫陽善修。現寓在城外。想必

你那箇也可以接得。但據你說短了不曉得能接長不能。奚十一聽了滿心歡喜。就立逼著唐和尚去請他來商量。唐和尚已經訪明了住處。就叫人去請那陽善修。那陽善修住得不遠。不多一刻來了。唐和尚出來照應。他先在外間坐下。奚十一從裏面看他面貌頗不適觀。衣裳藍縷。有幾分瞧不起他。也不出來教唐和尚與他說話。和尚將奚十一的毛病講了。陽善修道講接法也不同。先看各人的本源。再看各人的行貨。譬如那老年人筋力衰的。是不能

接的。就接了也是白接。若是本源好的。就爛掉了半截。只要有箇根子。也可接得起來。但先要看看那位的本錢。再斟酌接法。唐和尚同了他進去。奚十一勉強把腰鬆了一鬆。就坐下了。陽善修見奚十一纔三十來歲。身材長大。像箇本源未虧的人。但看他那威風凜凜的樣子。不敢來問他。局局促促的站著。奚十一把手一招。叫他坐了。方纔講的話。奚十一早已聽見。便道。我這箇病就有一樣作怪。內中像有條筋扳住。脹起來他就有些疼。必要先治好了這

條筋纔可治別的。陽善修道。且先請教請教。看是怎樣。奚十一也覺有些不好意思。唐和尚走了出去。奚十一方站起來解開褲子。那人湊著一看。把箇象牙片兒撥了兩撥。叫奚十一把褲穿了。說道。果然先治直了這條筋。方好再接。便出來對和尚坐了。先講盤子。包修包好。要二百銀子。如有什麼不妥當處。一錢不要。唐和尚與奚十一講了。奚十一道。二百銀也不多。但是要有用纔好。不要被他人賺了。唐和尚道。他說好了纔受謝。不好不要錢的。奚十一應了。

唐和尚做中。三面言明。立了字據。明日先付藥銀五十兩。陽善修卽拿出一包藥。一條綾帶來。交與奚十一道。你回去將這藥用丁香油調好。敷上。把這綾帶捆了。起先鬆鬆的。到起性時。便扎得緊緊的。越硬越扎緊。只要三刻工夫。這條筋就直了。永遠不縮的。明日我到府上來再治。說罷去了。奚十一滿心歡喜。便等不及唐和尚請他喫飯。卽辭了回去。與菊花說知。菊花更加歡喜。便找了丁香油出來。絕早就喫飯過了。癮。催奚十一睡了。將藥調得濃濃的敷。

滿了他將帶子捆上。奚十一覺得那物先涼後熱。一會兒火燒起來。脹得甚疼。便叫菊花把帶子收緊。收緊了覺好些。一連收了三次。方纔止痛。奚十一睡著了。菊花醒來將手摸摸他。覺比以前長了好些。心中甚喜。到了明日起來時。菊花要解他的看看。奚十一正想撒溺。菊花替他解了。奚十一撒了一泡黃溺。從新捆了。喫了早飯。唐和尚同了那人前來。奚十一到書房裏陪他們坐了。陽善修問了昨夜的光景。菊花走將出來。從板壁縫裏望那箇醫生。生得

頗不順眼。一箇黃腫臉兒。約三十來歲。年紀有幾根微鬚。身材短小。穿一件油晃晃的舊紬袄子。兩隻袖子破爛不堪。又見唐和尚的頭剃得紫光油滑。穿件青紬夾袄。拿著把扇子。搵著。聽得那人說道。叫你們管家生箇炭爐來。要一大罐子開水。再要箇小藥吊子。還要舊紬子一塊。奚十一分咐都取了來。炭爐開水是現成的。就擱在一邊。那人取出一包藥。聽得他說道。這是參。這是牛黃。這是珍珠。又抓些別樣的藥。在裏頭煎了一會。倒了一杯。涼了半刻時。

候叫奚十一先服了奚十一道。我等不及了。我要過癮。那人道。索性上了藥。你再和唐師父喫烟。等這藥性發一發。就好動手了。此時春蘭英官也站在書房門口觀望菊花。見那人先調了半盞子藥。將奚十一的帶子解開。將水洗淨。把紬子擦乾了。菊花嫌那板縫小。還有些灰土嵌在裏面。取下金耳挖來。把板縫裏的灰剔得乾乾淨淨。眼光纔望得到轉灣處。見那人將藥與他敷上。又拿一箇紬套子。套上。點了五寸長一枝香。奚十一與和尚躺下吹烟。菊花又見那人到窗前桌子上解一箇包。取出箇竹筒。并一箇油紙包來。把那油紙包打開。有幾條藥線。還像似濕的。將四條理直了。放在一邊。聽得他問道。你那尊軀似乎過短。你如今要加長些。不要。奚十一道。能殼加長更好。那人道。也不能狠長。此時尊駕發起性來。有多少長。奚十一道。前日不過兩寸半。昨日筋直了。有三寸了。那人道。我替你修好了。就可以有四寸也。就殼了。奚十一一口烟含在嘴裏。答不出話來。菊花在外聽了。當是奚十一只要四寸。便著

了急失口說了一聲道。極短也要五寸。唐和尚忍不住笑了一聲。奚十一聽得出口聲。便欬嗽了一聲。菊花自知失言。便跑了進去。陽善修聽得有人說要五寸。抬頭一看。見門口有兩箇孩子站著。便當是他們講的。也笑了一笑。春蘭臉到紅了一紅。英官鼻子裏哼了一聲。那麻藥已上了好一會。菊花忍不住又走了出來。瞧時。見那人說道。香已點完了。藥性也走到了。身邊又扯了一塊青縐紗來。笑對奚十一道。疼是一點不疼的。但你自己看了。我就下不得手。你須閉了眼。奚十一聽了。把縐紗在臉上。捆了兩道。叫他坐在炕沿上。把腿分開。攔在兩張櫈上。那人拿了藥線。放在一邊。卽蹲下身子。從竹筒裏揀出兩把小鋼刀。菊花見了害怕。心裏已突突的亂跳。見那人解下套子。那敷上的藥已半乾了。又將雞毛蘸著藥水。刷了一轉。纔把刀割了一刀。血冒出來。把一條藥線嵌進。一連四刀。嵌了四條。菊花看了。在那裏發抖。抖得牙齒對碰。撲在板壁上。那板壁也刷刺刺的响。春蘭英官吐出了舌頭。縮不進去。唐和

尚不忍看。躺著吹烟。那人又掏出一個錫盒子。取出一片鮮紅帶血的肉來。中間還剜了一箇眼。又見他把那把小刀在龜頭上戳了幾刀。又冒出血來。將那片肉貼上。再用藥敷好。通身又上了藥。紮了兩三根藥線。把箇象牙片子。在頭上按了幾按。研得光光的。纔把袖套子套了。解開了蒙眼的縐紗。見奚十一揉揉眼睛。像似不知疼痛。菊花纔放心。唐和尚問道。怎樣。奚十一道。倒也不覺怎樣。就是下身麻木。此時兩腿一動也難動。陽善修把他腿掇了下來。

扶他睡下。說道。每日喫煎藥一服。我留下方子。你們自去抓罷。敷藥我每天午正時來替你上。七日內包好。好之後。切不可就便喚他。總要兩三月之後方可辦事。不然是要受傷的。切記切記。公雞鯉魚羊肉百天之內。喫不得的。大好之後。你若能喫狗肉。倒有益處。奚十一道。狗肉我們廣東人叫做地羊。是常喫的。我也不知喫過多少了。陽善修對唐和尚道。昨日講的藥本先給我。我好去配藥。奚十一卽叫春蘭去對姨奶奶講。要一封銀子出來。菊花聽了先

進去開了箱取出一封銀子。交與春蘭送出。陽善修接了收拾了藥包物件。叫春蘭巴英官扶了奚十一進內去躺。躺罷。同了唐和尚出去了。奚十一果然每天服藥一次。陽善修每到午正時候便來上藥。一連十餘日竟已長好。後來菊花也不迴避了。到陽善修來上藥時在旁偷看。見奚十一那物壯了好些。但是刀痕雖合一條一條的形跡尚在頭上更不好看。一塊青一塊紅。像人臉上帶著記印一般。惟撒溺時尚有些疼痛。且按下不題。要說潘三自那日

受了周小三這番茶毒。回去唬了一場大病。二十幾天纔起得來。這口氣悶在心裏無從發泄。還算小事。那許老二。搵了他一搵。又放了些東西在內。潘三回來。趁早想法還好。偏偏又病了整箇月。如今又隔了多時。裏頭倒像生了虫。癢得難忍。老婆面前也講不出來。每到癢時只好隔著褲子搵搵擦擦。無奈全不中用。要想找箇人替他醫醫。這癢病自己已是這些年紀。又這般相貌。斷難啟齒。那一日實在難忍了。只得要老年失節。想家內人都告訴不得。只

有一箇打更的焦傻子。是箇懵懵懂懂的人。纔二十幾歲。告訴了他。要他當這箇美差。叫他不許對人講。想他倒不講的。主意定了。便叫了焦傻子到了一箇小帳房裏。先賞他喝了一碗酒。三箇黑麪餛飩。然後把這毛病對他說了。又叫他別告訴人。焦傻子只管點頭答應。心內一些不懂。嚼完了餛飩。轉身就走。潘三一把拉住他。他問要做什么。潘三再要講一遍。也講不出口來。若放了手。又恐他走了。便拉他到炕前。纔放了手。自己伏在炕沿上。拉脫了後面衣服。高聳尊臀。口裏說道。你來。你來。焦傻子見了。四下張一張。見桌上有張包茶葉的紙。抓了過來。遞與潘三。嘴裏說道。三爺。你自己擦罷。我只會打更。不會擦屁股的。一徑走出去了。潘三又好氣又好笑。只得罷了。過了幾日。更加難忍。便恍然大悟道。要我人。是要我箇行家。這糊塗的我何用。便想起與他頑過那些相公。若去找那年輕貌美的。又定不妥。只有一箇叫桂枝。如今三十多歲了。光景甚苦。在班裏分包錢。他與我有些情分。卽到戲園中找著了。

桂枝也帶他上了館子。又許他幾件衣裳。桂枝心裏喜歡。當是潘三念舊。還要與他敘敘。便極力巴結。潘三見他光景甚好。癢病便發作了。便把他的病根告訴了他。問他可有醫方。桂枝聽了笑了一會。說道。這沒有醫方。就有醫方。想你能也斷乎不肯的。潘三道。我倒肯。只怕人家倒不肯。你若肯醫我這箇病。我願重重謝你。桂枝笑了一笑。瞅著潘三。潘三見他肯了。便坐到他懷裏。一手將桂枝那物捏了幾捏。也有些意思。桂枝心裏想他幫襯。只得勉強彼此鬆了褲子。桂枝也當他與自己一樣的東西。不料到門口一撞一團茅草。路徑不分。針針刺刺的心上一驚。那物就如春蠶將死的光景。臥倒了。再也扶不起來。再見潘三的臉回轉來。問道。怎樣。桂枝更覺肉麻。身上一冷。渾身起了雞皮皺。忙說道。今日不能。明日再醫罷。潘三見此光景。只得拉倒。心上還想他明日來。與他約定了。給了他四吊錢。那桂枝又訴了多少的苦。格外要借十吊錢。潘三又只得給了。到了次日。桂枝果然來了。進了小帳房內。也照昨日

的樣只是不濟。就用三牲也祭不起他。把箇潘三急得無可奈何。兩人白白的坐了半天而散。潘三正在納悶。忽見一箇夥計進來。說道。周家那找零的銀子二十九兩七錢。打發人來取。潘三道。我早已秤好在此。將天秤架下抽屜一開。只見幾箇法碼在內。不見銀包。又從各處找了也不見有。潘三明知桂枝偷去。只得叫夥計重兌了。再看屋內牆上掛的一箇表也不見了。潘三恨聲不已。因是我他來醫病的。不便多說。忍氣吞聲。惟有暗恨周小三與三姐害

他又挨了幾日。那天多喝了一鍾。更癢得利害。偶然想起卓天香也十七八歲了。又是他的老主顧。叫他來商量商量。倒可以。卽叫人去叫了天香來。天香來了。見了潘三。請了安。潘三甚是歡喜。又同他到小帳房裏。擺出一盤盒子菜。一碟燻魚。一碟瓜子。一壺陳木瓜酒。與他談心。天香見潘三喜眉笑臉。也斜著眼睛。扭頭扭腦。不像往日的樣子。心裏想他今日高興。必有一番纏擾。喫了一會。天香過去與潘三一椀坐了。潘三摟著一手摸他那物。比落花生大。

得有限心裏喫驚問道。你今年十八歲了。怎麼還沒有發身。像七八歲的孩子。天香笑道。不曉得爲什麼緣故。他只不肯長。他也不懂人事。總沒有動過色。潘三道。我不信。把他那顆落花生雙手拈了幾拈。果然不動。又捋兩下也不見怎樣。潘三氣極將他推下身來。天香嘻嘻的笑。又撲在潘三懷裏。拈著他的鬍子道。三爺怎麼惱我。我原用不著這箇。怎麼你今天找錯了門路。潘三撇著嘴不理他。天香伸手去摸潘三的下體。也像烟癮來了的一樣。垂頭喪氣。不似往日的淘氣。天香美了一會。有些起來。無奈潘三一動心。後面更發癢得利害。要把天香攆開。天香當是他故意裝做。便一把攥得緊緊的。潘三咬緊了牙。夾緊了屁股。把天香肩上咬了一口。此時是穿的夾衣服。一口把天香咬得哎喲喲的叫起來。把一手護著肩。見潘三靠了椅背。把身子往下矮了幾矮。天香見此光景。甚是不解。眼睜睜的看著潘三。見他面紅耳赤。又不講什麼。天香道。三爺你今日爲什麼不喜歡我。想我伺候錯了。因此惱我。潘三道。

我也不惱你。但我今日不高興與你做這件事。天香只得走開坐了。又道：三爺要梳髮不要。潘三道：也好。倒梳梳髮罷。天香與潘三梳起髮來。潘三問道：你們給人頑的時候。內裏怎樣快活。天香笑道：有什麼快活。這是伺候人的差使。快活是在人快活呢。潘三道：不是這麼說。我聽說有一種人小時上了人的當。成了紅毛風。說裏頭長了毛便癢得難受。常要找人頑他。及到老了還是一樣。這真有的麼。天香道：可不是。我們東光縣就有兩箇。一箇劉掌櫃是開

米舖的。一箇狐仙李。都有四十幾歲了。常到戲場裏去找人。他先摸人的東西。那人被他摸了不言語。他就拉了他去。請他喫飯給他錢。千央萬懇的人纔頑他一回。適或碰著了箇古怪人。非但不理他。還要給他幾箇嘴巴。這箇毛病至死方休的。潘三聽了心裏更急。又問道：這毛病除了人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治得呢。天香道：那裏有什麼方法。想了一想。忽又說道：有有有。有一箇人與我們同行。聽他說醫好一箇人。說是用手挖出來的。潘三笑道：這箇如

何放得進手。天香道：手是放不進，指頭是伸得進的。潘三道：適或長了毛，指頭也挖不出來。天香道：他有方法。他說長毛也要經過人精，纔長。沒有經過是不長的。不過那東西不得出來。潘三道：既這麼說，有三箇月的大約還可以治得。天香道：這要問他。潘三見有人能治這箇毛病，便將實話與天香說了。天香聽了，也甚詫異，怪不得方纔這箇樣兒。想要與我做箇燒餅會，便笑道：你也頑得人多了。與人頑頑也沒有什麼要緊。治好他做什麼。潘三把他擰了。

一下梳完了髮。潘三叮萬囑的，叫他找了那人來。天香去了，到明日去找那人，告知緣故。那人笑道：潘三叫你來請我麼？這事我早知道。他正月裏拿這箇法子收拾了許老三。許三姐纔設計哄他。許老二就用他的法子收拾他。許老二早告訴了我。許老三喫了多少蕎麥麩，還喫了瀉藥，瀉不出來，還是我傳他的法子。聽說三姐將銀耳挖替他挖乾淨的，纔不至成了毛病。潘三這箇人真不是箇東西。極該得這箇報應，由他罷了。天香再三的替潘三央求。

那人道。既然要我去治好他的病。你去對他說。要送我三百吊錢。他這箇毛病。還花三百吊買來的。何況要治好他。應該加一倍。纔是天香。卽將這話去對潘三講了。潘三道。不知取得出來。取不出來。如果真能取出來。我就給他三百吊。但叮囑他。別告訴人。天香去了。歇了兩日。纔同了那人來。到潘三小帳房內。潘三頗不好意思。那人道。三爺的事。我全知道。但日子久了。取他出來。也不容易。潘三自己講不出來。叫天香與他講定了。如好了。送他三百吊錢。明日先交一百吊。十日後不發癢。再送那二百吊。那人也依了。便對潘三道。三爺。你那洞府深。我的指頭短。摸不著底。你今日將二兩金子。打一支七寸長。筆管粗的一根耳挖。明日早飯後。我來包管你取得乾乾淨淨。不要你受第二回苦。潘三道。必定要金的。銀的使不得。那人道。定要金的。銀的萬使不得。說罷去了。潘三疑他賺這二兩金子。使用二兩低銀。打了鍍了金。等他來。明日那人果然來了。將耳挖放進。替他掏得箇乾淨。潘三也算略嘗滋味。先給了一

百吊錢。那人把這耳挖果然要了。潘三以爲得計。過了十餘日。居然好了。竟不發癢。又將那二百吊也給了他。天香藉此向潘三借錢。潘三要買他的嘴。也給了幾十吊錢。那人是箇剃髮的。得了三百吊錢。便一朝發跡。又有二兩金子。便樂不可言。一日想將那金耳挖到銀匠舖裏打兩箇戒指。銀匠說是鍍金的。他還不信。及到試金石上刮了出來。果然是銀的。便恨潘三賺他。起了狠心。找了天香。要他去對潘三講。不應欺他。他如今把這耳挖做了憑據。逢人

便說是潘三爺要他挖屁股的。叫他一輩子怎樣做人。天香果然說了。潘三無奈。只得托天香去說。叫他不要聲揚。再給他些錢。後來講來講去。那人只是不依。又給了三百吊。以後那人與天香串通。每逢緩急。便找潘三。潘三不肯應酬。便惡言惡語的。把那件事題起來。潘三像寫了賣身文契。與他一樣。零零星星。真應酬了好幾年。直到那人死了方罷。此是閑話。非書中正文。下文卽敘琴仙出京。且俟細細分解。

品花寶鑑

第四十八回

木蘭艇吟出斷腸詞

皇華亭痛洒離情淚

話說屈道翁選了南昌府通判。領憑之後。就要起身。這幾天就有些人與他餞行。常不在園。那些名士名旦也輪流與琴仙作餞。田春航史南湘殿試過了。正是萬言滿策。鐵畫銀鈎。春航竟占了鰲頭。大魁天下。授了修撰之職。南湘在二甲第四。點了庶常。雁塔題名。杏林賜宴。好不有興比。

起去年春間的春航來。就天壤之隔了。這春航偏是姓蘇的。與他有緣。去年虧了蘇蕙芳。遂了他的心願。本以風月因緣。倒成了道義肝胆。使春航一腔感激。不得不向正路上走。因此成就了功名學問。今年會試房官。雖薦了他的卷子。大總裁已經駁落。內中有一位總裁姓蘇。名臣泰。現任兵部大堂翰林出身。後又承襲了侯爵。就是華公子的泰山。看了春航的文字。大加贊賞道。此人才調不凡。雖談興。摘華過於靡麗。倒是箇詞臣格調。可以黼黻太平。大總

裁猶以爲未可。及看他五經通明。策對平允。遂中了他三十四名。蘇侯到填榜時。拆對墨卷。見他這一筆楷字。心中大喜。知他殿試必在前列。果然被他中了狀元。春航謁見座師蘇侯。倒沒有講起房師與他講了。所以春航感激這箇恩師。與別位不同。這蘇侯少年時。也是箇風流學士。年近五旬。夫人之外。尚有四位如君。貴承七葉。位列通侯。但艱於嗣子。正夫人止生了兩位千金。長的是華夫人。第二位小姐也十九歲了。要選箇才貌雙全的女婿。所以還沒

有字人蘇侯初見了春航這般人物。心上十分中意。意欲附爲婚姻。問他已有了妻室。暗暗歎息。且說春航搬進了新宅。凡車馬服飾。一切器用。盡是蕙芳一人之力。蕙芳數年所積。也就運用一空。此時蕙芳已辭了班子。常常過來與春航照應。春航要留他在宅裏住。他又不肯。但春航大大小小的事。皆係他一人調度。春航萬分感激。意欲分任其勞。實在又不及他精明周到。蕙芳又是箇好勝脾氣。就是沒有辦過的。他先就訪問了。想得澈底澄清。一無罣障。

不要春航費一點心。就是那箇許貴也。十分靈慧。惟有那老田安。祇可看門而已。一日春航正與蕙芳商議要接家眷。無人可托的話。蕙芳願身任其勞。忽然到了家信。是其太夫人的諭帖。春航連忙拆讀。一看之後。不覺淚下。蕙芳心驚。便在春航背後同看。原來春航的夫人。於二月內暴病而亡。太夫人傷心萬狀。家中止有一老僕。並一僕婦。諸事草草。甚望春航會試回來。適值春航之母舅張桐孫。前任直隸天津府知府。因與上臺不合。告病回家。家居數年。

情況不支。且上司已換。只得起病來京。定於三月十五日。挈眷起身。偕了田太夫人來都。數日間就要到了。春航看完。一悲一喜。喜的是慈母將來。晨昏得事。悲的是朱絃已斷。中饋無人。且春航又是箇鍾情人。想起在家時。釵荆裙布。唱隨之樂。不覺大慟起來。蕙芳十分勸慰。勸道。老太太不日就到。你極該打起精神纔好。如今倒自己苦壞了。教老太太見了。不更傷感麼。春航只得暫止悲痛。明日就爲太夫人收拾上房鋪陳一切。吩咐下人。從今以後。稱呼蕙芳爲蘇大爺。蕙芳也感激春航相待之意。過了十餘日。田太夫人已到。春航接到良鄉。母子相見。悲歡各半。太夫人在路。已知春航中了狀元。因此更念起亡媳來。春航又拜見了舅父舅母。無人不爲春航喜歡。進了城。他母舅在春航處暫住了幾日。賃了住房。方纔搬去。春航在太夫人面前說起蕙芳的好處。也是落難纔唱戲的。如今已出了班子。他父親在雲南做過州同。是箇書香之後。在京甚爲相得。一切都賴藉他。因此田太夫人待蕙芳甚好。蕙芳更加

相安了。卻說史南湘。館選後。便搬進怡園。在清涼詩境住了。他的脾氣。又與春航兩樣。把那些同年同館朋友。不放在眼裏。也不出去應酬。天天與屈道翁。蕭次賢。徐子雲一班人。詩酒陶情。閒時又有寶珠。素蘭。蘭保。淑芳等一班名旦。不是垂簾度曲。就是對酒當歌。南湘素有才名。如今加上箇翰林名號。更有那求文求詩的。接踵而來。他又怕煩。常請金粟子玉等代筆。至於不要緊的。連琴仙。蕙芳。素蘭。寶珠的佳章。都有在裏面。好在人人說好。沒有一箇看得出來。南湘本要接夫人來京。一因任上。兩大人無人侍奉。二因他夫人利害。常要阻他的清興。勸他戒酒。南湘有些懼內。本來祇好狂飲狂遊。鰥居倒也不妨。今日已是五月初一。道翁定於初七日起身。衆名士餞行。已過今日。道翁一早進城。爲華公子請去了。南湘來找次賢子雲。都不在園裏。卽到春風沉醉軒來。祇見琴仙手托香腮。在那裏顰眉淚眼。見南湘進來。連忙起身。南湘笑道。我道你此番自然長了學問。誰知還是那樣見識。人生離合悲歡。是一定

之理。各人免不來的。何必作那兒女嘖嘖。楚囚相對的光景。快不要這樣。你看半陰半晴時。涼時燠。這般好天氣。何不同我到吟秋榭去看看龍舟。如今算你們祖上的遺風餘韻了。琴仙因與子玉就要離別。雖然敘了幾日。心上還是丟不開。鬱鬱的想念。被南湘道破了。只得強起精神。也因悶坐無聊。便隨著他到吟秋榭去。南湘忽又說。我們何不去請了庾香吉甫兩人來。作箇清談雅集。倒也有趣。琴仙聽了。正合他意。便道。很好。你打發人去請來。南湘道。你找張紙來。我寫箇字帖兒去。琴仙找了一張詩牋。南湘寫了兩行狂草。著家人騎了快馬。卽刻請了金少爺。梅少爺來。家人奉命先到梅宅。投了字帖。卻好金粟正在子玉處喫了早飯。正想同子玉到怡園來。二人看了字。吩咐來人先去了。子玉金粟都是隨身便服。各帶了書僮。坐車到怡園。自有南湖的家人引進。知道主人在吟秋榭。便從山邊小徑抄入。練秋閣前下了船。這箇船是天天有人伺候的。不須找人盪槳。雙槳分開。啞啞軋軋的。從蓮萍菱芡中盪

去見白鷺橫飛。綠楊倒挂。已覺妙不可言。穿過了紅橋。望見吟秋樹邊。靠著一箇龍舟。今日卻未裝滿。恐天要下雨。只裝了幾層。油細蠟絹。到了水榭闌邊。已見琴仙靠在第二層欄干。望見他們來。在上面微笑點頭。下面欄前有幾箇書僮站著。金粟子玉上了岸。進了第一層。聽得樓上可叮噹噹的响。又聽得南湘朗吟東坡的水調歌頭道。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噹的一聲。像把箇玻璃鉢擊碎了。遂狂笑起來。金粟笑道。何物狂奴。悲歌擊節。南湘見金粟等進來。益發大笑。金粟道。此是端午又非中秋。忽然念那水調歌頭做什麼。南湘道。我因看這副對子。不覺擊節起來。琴仙道。若依著時令。只可改作我欲乘龍歸去。只恐珠宮貝闕。深處不勝寒。南湘贊道。改得好。教我們館中朋友。改這一句。定想不到深字。必改箇低字。子玉金粟大笑。子玉道。你也把他們太薄了。金粟道。他們的文章詩賦。倒合古時候的格調。也是有本而來。南湘道。什麼格調。金粟笑道。清平調。不是太白先生遺下來的。子玉

道這清平調三字甚合南湘道。只怕還有些清而不平。平而不清的。金粟道。文章之妙。在各人領略。究竟也無甚憑據。我看庾子山爲文。用字不檢。一篇之內。前後疊出。今人雖無其妙處。也無此毛病。宋之問以土囊謀人佳句。試看佳句何如。王勃滕王閣序。最傳誦者。爲落霞秋水一聯。然亦不過寫景而已。南湘道。我們今日作何消遣。你看天也晴了。去年是初四日。我記得是仲清泰山的生日。那日所以劍潭沒有能來。今年竟都不在坐。又道。玉儂兩三天就要走了。今日庾香應當怎樣。也應大家敘箇痛快。這一別不知幾年再見呢。子玉琴仙聽了。都覺悽然。幾乎墮淚。琴仙道。我們何不下船去坐坐。一面走。一面看。比這閣子倒還好些。子玉道。果然船裏好。南湘道。我們就下船去。我備了幾樣酒果。船裏去談。一發有趣。說著都下船來。南湘叫書僮帶了筆研。又把酒肴也擺下船來。盪動雙槳。南湘道。庾香玉儂。何以不開口談談。再隔兩天。就談不成了。子玉道。談也是這樣。亦祇兩天半了。就算再敘兩次。還祇好算。

一天琴仙眼皮一紅斜靠著船窗看那池中的燕子飛來飛去掠那水面的浮萍。卽說道這箇燕子今年去了明年還會回來麼。子玉道怎麼不會來。保管這兩箇燕子明年又在這裏了。金粟笑道何以拿得這樣穩呢。子玉道似曾相識燕歸來。不是就是去年的麼。琴仙道無可奈何花落去呢。難道落花還會吹上枝麼。子玉道花落重開也是一樣。不過暫時落却罷了。琴仙道落花却也太多。有落在水裏的。有落在溷裏的。若落在水裏的還好。到底乾淨些。既

然落了下來。到也是他歸結之所了。子玉也與琴仙並坐。靠在一箇窗裏。慢慢的盪到橋邊。只見一羣鴨子從橋洞裏過來。琴仙道你看這鴨子。是一羣同著走。倒沒有一箇

離羣的。子玉道人生在世。倒沒有這些物類快活。毫無拘束。東南相對著金粟微笑。金粟點點頭。聽著他們講話。子玉道人生離合也沒有什麼一定。你看天上的雲。總是望一邊去的。你不見今日是兩來的雲。東邊的會遇著西邊的麼。琴仙仰首看天道。只怕有橫風來吹散他。子玉道那邊

有橫風來吹得散。難道這邊沒有橫風來吹合他。琴仙笑道。那就要四面風纔能。南湘道。只怕還有八面風呢。子玉也笑了。琴仙道。你看那箇鯉魚。好不有趣。他一箇獨自擺尾而去。子玉道。你試看他轉來不轉來。琴仙道。未必能轉來了。子玉心裏默禱道。鯉魚。你若能游轉來。玉儂也就能轉來。你須順我的心。那魚真又轉來。一直挨著船身過去了。子玉喜道。何如。我要他轉來。他就轉來了。琴仙道。你怎樣的叫他轉來。子玉道。我心上想他。他也就順了我的心。

這是天從人願。琴仙對著子玉笑了一笑。南湘叫擺過酒來。家僮擺好了。金粟道。庾香玉儂過來。喝一杯罷。一面把船盪到練秋閣前。南湘道。去年靜宜有箇水滸傳的酒令。媚香掣著了潘金蓮。雪天戲叔。媚香那箇神色。再沒有這麼好笑。不料湘帆今日。竟能如此了。金粟道。湘帆真不負媚香。說著嘆了一口氣。南湘道。也幸遇著了媚香。若遇了別人。未必有這管教他的本領。若天天朝歌夜絃。只怕湘帆真要做鄭元和了。可惜可惜。媚香若是箇女身。此刻就

是狀元夫人了。偏又要多生出箇雀兒來。教湘帆有欲難
遂。伉儷不諧。子玉恐琴仙不願聽這些話。便把些別樣話
來打斷他。南湘金粟也因琴仙在座。便不說了。船又盪到
了桂嶺子。玉道。我們盪轉去。到蘭徑菊畦稻莊去罷。南湘
道。也只可到蘭徑罷。我看那邊水淺。這船如何去得。琴仙
道。要到稻莊去。就要走圍牆邊。那帶河過了水關。全是大
河。從菊畦背後。就到了稻莊。還可以到桃花源。就到不得
蘭徑。金粟道。這裏路我沒有走過。就這樣去。於是一路的

盪去。又覺別開生面。金粟道。庾香。你也該臨別贈言。做首
詩贈玉儂子。玉道。我們聯句罷。金粟道。這箇恐不能各人
是各人的情意。未必聯得上來。琴仙道。前日靜宜畫了一
柄扇子。是箇怡園餞別圖。度香於那一面填了一首金縷
曲。還空了一半。說罷。便從袖子裏拿了出來。給與金粟等
看了。見畫的是古香林屋。內中畫幾箇人在那里餞行的。
光景。度香的詞也做得甚好。子玉道。我們就和他的韻罷。
南湘道。你先來。子玉一面閒談。一面著想。卽成了一闋。寫

了出來。南湘金粟看著。琴仙念道。

何事雲輕散。問今番。果然真到海枯石爛。

南湘道。一開口就沉痛如此。倒要看看底下怎樣接得來。琴仙念了一句。已經哽塞住了。到海枯石爛四字。便接連流下幾點淚來。再讀時。聲音就低了好些。停了一停。又念道。

離別尋常隨處有。偏我魂消無算。已過了幾回腸斷。只道今生長厮守。盼銀塘不隔秋河漢。誰又想境更換。

琴仙到此。忍不住哭了。金粟道。這是庾香不好。誰叫他做得如此傷心。倒不怪玉儂要哭。子玉也落下淚來。只得忍住。要勸琴仙。琴仙又要哭。又要看。拿著那詞稿。被眼淚滴濕了一半。南湘道。我念給你聽。你也念不來了。琴仙猶帶著泣。聽南湘念道。

明朝送別長亭畔。忍牽衣道聲珍重。此心更亂。

南湘念到此。也幾乎念不出來。金粟聽了。也覺慘然難忍。琴仙已放聲大哭。南湘勉強又念道。

門外天涯

將詞稿放下道。我不念了。斟了一杯酒。喝了。便跛腳而臥。口中吟道。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哀猿夜吟。令人腸斷。琴仙痛哭了一會。子玉勉強勸住了。把絹子替他拭了眼淚。琴仙還望著那詞稿。想人念完了。金粟祇得念道。

門外天涯。何處是。但見江湖浩漫。也難浣愁腸。一半若。慮夢魂飛不到。試宵宵彼此將名喚。墨和淚。請君玩。

琴仙哭了一箇發昏。把箇子玉哭得柔腸寸斷。金粟嘆道。

這首詞也不枉玉儂這些眼淚。真是一字一珠。一珠一淚。一淚一血。旁人尙不忍讀。何況玉儂。便叫子玉索性在扇上寫好了。子玉道。你們和的呢。金粟道。這是絕唱。還和什麼。可不必了。子玉寫好。這一會悽楚。連南湘金粟也沒有興致。卽上了岸。正逢子雲次賢回來。大家在尋源仙墅坐了一會。道翁也回來了。子雲還要留金粟子玉小飲。子玉坐在此。倒覺心酸。便同金粟各自回去。明日道翁還有事進城。琪官因與琴仙一同來京。且同一師傅學戲。如今見

他跳出樊籠。得以出京。心裏甚爲感慨。便單請琴仙過來。話別。因想請琴仙。必須請子玉。又托琴仙轉約子玉。於初四日同去。琴仙應了。果然把子玉請了出來。子玉那日先到文輝處拜壽。耽擱了一早晨。喫了麵。即便辭回。王恂留住不放。陸夫人也留他。子玉是一腔心事。如何留得住。只得將實話悄悄的告訴了仲清。仲清與王恂說了。方纔放他出來。子玉喜歡。一徑就到琪官寓處。進去見琴仙。已等了好一會。還有一箇老年人在那裏說話。見了子玉。那人就站起身來。作別而去。琴仙還謝了一聲。琪官送客轉來。請子玉到他書房裏坐下。子玉問起方纔這人。琴仙道。他叫葉茂林。是我們教戲的師傅。聞我要出京。今日送了幾樣東西來。子玉見琴仙面似梨花。朱唇淺淡。眼睛哭得微腫。說不出那一種可憐可愛的模樣。只呆呆的看著他。琴仙這兩日。千慮萬愁。也不知從何處說起。倒一句話也沒有。就只一汪眼淚。在眼皮裏含著。只要題起心事。便一滴就下。琪官見他們兩人。四目相泣。一樣的神色。知道九分。

但自己想著從前的事。不免也有些悲楚。三人坐了許久。都不言語。琪官與琴仙坐在一櫂。拉著琴仙的手說道。琴哥。你如今是好了。上了岸。看我們落在水裏。想我們同來的十箇人。到京後。死的死。散的散。就剩下你我兩箇。你如今又要去了。就只有我一人。想到咱們在船上的時候。那幾箇。又是不投機的。哥哥你說。咱們兩箇。生在一處。死在一處。有一天。你受了人家的氣。晚上想要跳河。我拉住了你。你還恨我。我說要跳河。咱們同跳。你纏住了。哭了半夜。自己將塊帕子。撕得粉碎。到明日看時。纔曉得撕了我的帕子。你還拿新的還我。到了天津那一天。船碰壞了。我們睡在艙裏避風。你睡著怕冷。叫我將背擁了你的背。你纔睡著。及到了京。又分開在兩處。我想起好不傷心。琴仙聽了。眼淚直流下來。琪官也哭起來了。子玉本來傷心。今見他二人都哭。再將琴仙前前後後一想。怎麼還忍得住。便也淚流滿面。琪官又道。你從前給我那箇水晶貓兒。我還當著寶貝一樣。現在天天學字。拿他做鎮紙。去年林小梅

要我的。我不肯給他。我說是哥哥路上給我的。我要留著他。琴仙道。你給我那琥珀扇墜兒。我也留著。便也執著琪官的手道。我此去。也不知怎樣。我這般苦命。料是沒有什麼好處的。還是你們在京裏好。大家相幫著。還有箇照應。我如今出了京。只好聽我的運氣。好好歹歹。隨遇而安。適或蒼天見憐。過了一二年。我寄父。或者又進京。我隨了來。與你們還可見得一面。也未可知。或不然。你們出了京。到外省來做箇萍水相逢。也論不定的。若論我們的緣分。就

是今日這一敘了。那也是天數無可挽回。只好來生再見。或者情緣不斷。再成箇相識。或做了親弟兄更好了。說罷。又哭。子玉勸道。離合之數。原是對待的局面。有離自然就有合。難道不准你再進京來。適或玉艷將來。也到江西去。也是難料的。如今且把心事丟開。你一路保養身子。要緊。先有那十八站旱路。就極辛苦的你。再將身子傷感壞了。在路上更是不好。我們這片心。也放不下。事已如此。只得聽天由命罷。琴仙將子玉看了一眼。嘆口氣道。我何嘗不

這麼想。前幾天要他一天長似一天。把一月併做一天纔好。到這兩日。反要他一天短似一天。一會兒就上了路。望不見這京城裏。倒也死了心。譬如人斷了氣。這魂靈隨風飄去。偏又望來望去。還隔著一天。今日已是這樣。明日又怎生挨得過去。說著從新又哭。琪官道。琴哥不要哭了。我想你那義父是箇好人。絕不至像那易老西兒。將人買去幾箇月。又不要了。那是何等俗物。況你這義父。又無親生兒子。待你好是不用說的了。你人又聰明。不比我生得笨。

他教你讀起書來。飛黃騰達。也是意中之事。將來自然必念著患難弟兄。那時我們還要仗著你呢。況此去一路好山好水。遊玩不盡。也不至煩悶。我明年滿了師。也由我怎樣。我找箇便人。同著他來找我。我隨便都願意作。我實不願唱戲。琴仙道。你來找我。要我活著纔好。適我已經死了。你就怎樣。不如你先寄封書來問問。得了我的信再來。琪官道。何必說死說活呢。哥哥總喜歡詛怨自己。子玉道。是極了。玉儂總要呪自己。譬如去年你進華府的時候。你也

口口聲聲。說自己。要死。如今。偏好好兒的出來了。那時。怎想到今日。那時。既想不到今日。自然。今日。也想不到後日。焉知。不應了玉艷的說話。我勸你。放開些罷。若說玉艷。要我。箇便人。同到江西。這也不難。我們。老爺。現在江西。祇要我。太太。肯教我去。我就。回了玉艷。來訪你。琴仙。瞅著子玉。道。你真能。到江西來嗎。子玉。道。這也沒有。什麼不能。我要到。江西省。親自。自然。太太。也肯教我去的。琴仙。道。若說。太太的心。是慈悲的。就恐。捨不得你。不教你去。子玉。道。太太不

教我去。我也。要去。琴仙。道。好容易。幾千里路。你就。想去。就太太。準你去。我也不。願你去。況且。你去了。又要。回來。做什麼。喫這一路的。辛苦。這箇。念頭。斷不必。起他。倒是。我三年。兩年之內。進京。來看。你們。爲妙。你們。一箇。都不。準來。於是。談談。講講。琴仙。略減。了些。酸楚。琪官。備了。酒席。請他們。二人。坐了。今日。就是。八珍。羅列。也難。舉箸。酒落。愁腸。一滴。已醉。三人。勉強。飲了一。巡。琴仙。已經。醉了。離了。席到。書桌。邊。看見。那箇。水晶。貓兒。真在。都盛。盤裏。不覺。悽然。有感。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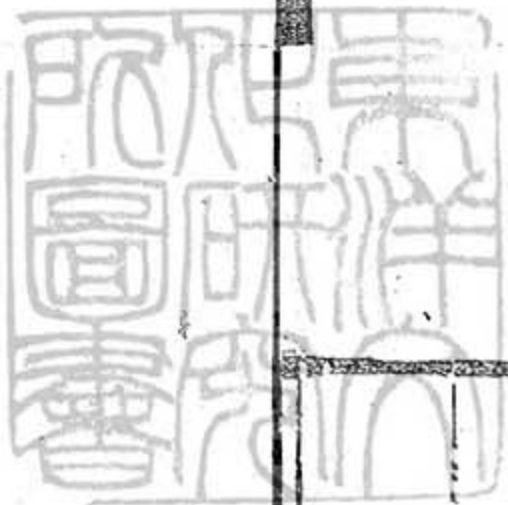
箇絕小的方錦匣子。揭開看時。是六顆骰子。琴仙放在手中。重新入席。拿了箇空碟兒。對著子玉琪官說道。三心和同。有始有終。擲箇全紅。瑤瑤一聲擲下。卻也奇怪。倒像有神明佑護著他。卻好碰著六箇全紅。子玉大喜。琴仙也覺開懷。琪官笑了一笑。取骰子在手。也對著琴仙子玉說道。三心和同。後日相逢。二十四紅。又說道。你們看我擲。琴仙子玉看時。也是箇六紅。子玉更加喜歡道。這不用說了。兩箇全紅。豈是容易碰著的。謝天地神明先給箇信兒。琴仙再擲。就不能靈驗了。子玉恐再擲未必有全紅。也勸琴仙不要擲了。若論這副骰子。再擲一擲。保管也是箇全紅。何以琪官卽行收起。不教琴仙再擲呢。原來這骰子六面皆是紅的。並無二色。那是琪官做的頑意。今日琴仙被他賺了解了好些愁悶。這一回也談了許久。琴仙恐他義父回來。只得要早散。琪官也不好久留他。子玉想後日送他的人多。不好說話。便從身上解下一箇小玉琴。送與琴仙道。

此是我常佩的東西。給你算箇記念罷。琴仙接了一陣心酸。也從身邊解下箇五色玉梅花。遞與子玉道。這也是我常佩的。子玉也收了。各人佩上。子玉道。明日一天怎樣。琴仙道。你也不用來了。後日起得身早。你斷不要送我。今日就叫辭了。跪將下去。子玉也忙跪下。兩人對叩了頭。站起來。兩人眼淚像四串珠子一樣。滴箇不住。琴仙又與琪官也辭了行。也叫不必來送。琪官道。這是什麼話。就半夜起身。也是要送的。琴仙子玉皆謝了琪官。各人上車。洒淚而

散。明日端午。道翁在園。琴仙也要收拾些零碎。那名旦九人。是要到子雲處來賀節的。見了一見。子雲也無心緒。沒有請客。就止與南湖次賢屈氏父子。在練秋閣小飲了幾杯。看了一看龍舟。應了景兒。到了初七日。道翁一早命家人。押了行李先走。自己與琴仙到了辰初。方纔上車。其時送行的不計其數。道翁一班老友。有到園中來的。有在城外等候的。華公子本要出城親送。道翁再三阻了。沒有來。正打發家人代叩送行。預先送了程儀六百金。子雲也送

了六百文。澤送了二百。道翁的盤費。狠富足了。子雲次賢各備車馬。跟著一直送出城外。直到十里之外。皇華亭。祇見南湘。仲清。文澤。金粟。王恂。子玉。春航。領著那蕙芳。寶珠。素蘭。漱芳。玉林。蘭保。桂保。琪官。春喜。九箇名旦。在皇華亭等候。道翁等連忙下車。極口辭謝。各人皆要把盞。那九箇名旦見了琴仙。一齊上來。握手的握手。牽衣的牽衣。琴仙見了這九人。已覺悲酸萬狀。又見子玉。躲在人後。在那裏拭淚。不覺一陣心痛。頭暈眼花。跌倒在地。慌得衆人連忙扶起。拍的拍。喚的喚。把箇子玉急得如痰迷心竅一般。直瞪瞪兩眼。一句話說不出。淚落如雨。子雲次賢慌了。救醒了琴仙。便說道。快扶他上車罷。道翁交代家人劉喜。好好服侍。子雲謂道翁道。令郎與他們幾年在一處。一刻要分手。自然是難忍的。道翁先生。我們倒不敢久留了。一路福星。請升輿罷。道翁見琴仙如此。心內甚慌。與諸人作了一箇揖。又握著子雲次賢的手道。從此別後。只好魂夢相隨。感激之私。合人口不能說。惟祝諸公雲程萬里。富貴雙全。

而已。也不覺老淚涔涔。諸名士與名旦亦各洒淚。道翁上車。領著琴仙而去。正是雙輪碾動如飛去。回首雲山已渺茫。眾人勸回子玉。子玉直著眼睛望。不見琴仙的車。纔放聲一哭而回。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所入
圖
書

